

烟台故事

传统村落王格庄

沙向阳 撰文/供图

王格庄,位于蓬莱城西12公里,206国道东侧,在蓬莱西城临港工业区的规划区内。村里现有380多户、1200多人,900多亩耕地、800多亩园地。2015年5月,王格庄荣获第二批“山东省传统村落”称号。该村在当地是一个远近闻名、极富特色的传统农业村落。

走进王格庄,村里的大街小巷整洁明亮,房屋建筑排列有序,尤其那十几栋明清风格的老宅院,分列于南北街道,格外令人瞩目。这些老宅,历经百年风雨沧桑,依然坚固如初。宅屋建筑别具特色,多为青砖黛瓦,灰石白墙,起脊出厦,雕梁画栋,尽显传统建筑风格。

关于王格庄的来历,民间传有两种说法:一说王氏祖先王泰兄弟四人,于明朝正德年间,从山西(小云南)大槐树下,结伴移民而来,到此落户,以姓氏取村名为王格庄。另一说,源自王室元先生保存的《王氏谱书》记载:“蓬莱王氏族繁,年代久远,究系何姓之王,多无可考。本支望出琅琊,而系黄帝之孙,则信而有征。先祖因中原之乱而南迁,称为流民。元末明初,常遇春血洗山东,明初乃大量向山东移民。本族始祖王泰、王山、王道、王果兄弟四人,系明初洪武年间,由云南乌撒卫大柳树下村,移民到蓬莱县王家山庄也。”又载:“清初,人口渐繁,曾先后分迁于城内、草店、东沟、牛山王家以及关东等地,支派尚可稽。”在王氏来村之前,这里曾有刘姓、潘姓、车姓先居于此,曾留下了车家沟、潘家沟、刘家井等老地名;其中的刘家井原存于王格庄东疃后街、现在的王氏住处,即是这古老村庄家族变迁的历史佐证。

在王格庄村,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当初王姓叔侄二人来此定居,各立门户。叔居村西,俗称“西疃”,侄住村东,称作“东疃”,历经世代繁衍,发展成为两支。后来西疃王姓,又分成东、西两门两支。村中形成了三支王姓,排序字辈各有不同。近年来,王格庄的贤德之士特别重视家风传承、文化复兴,正在积极研修王氏族谱。

据村里长者回忆,在往昔的艰苦岁月,王格庄的先人们为求生存谋发展,东迁西移,四处闯荡。尤其在清末民初“闯关东”的移民大潮之中,王格庄人去东北谋生创业的人数,几乎占了村中一半。有说现在东北的王氏人口比家乡的还多。然而历经战乱灾荒,闯关东的大多数人还是要靠打工种地、卖苦力混碗饭吃;有一部分人去学做生意、打工来维持生计;也有不少人混不下去,重返故里。只有少数有文化或有机遇者,能够创业有成,赚了钱就赶紧返回家乡盖房置地。这样一来,他们就为家乡留存了一批百年之久的明清风格老房屋,形成了王格庄一抔传统的民间景致。

村里这些老房子,选材用料比较讲究,清一色的海木(从东北过海运来的红松称为海木)立为房梁、做成门窗,并且做工细巧,精雕细刻,古色古香。其中,村里最讲究的一户,在建房时,砌山墙的石块都是精凿细磨,墙面光滑如镜,墙缝细如刀切一般,据说连个铜子也塞不进去,可见工艺之考究。据说当年做一块石头就得一块银元,足见房主之阔绰。这些极富特色的明清建筑风格,给村庄留下了一道古老的民俗景观,成为蓬莱当地传统村落的重要特色,也是入选山东省级传统村落的重要依据。

旧时,村里除了这些老宅,还有多处古老的传统建筑。在村西有座关帝庙;村中丁字街口有一座大照壁;村东庙沟北口,还有一座

三元宫,民间俗称为“三官庙”。相传三元宫为明代所建,供奉着天官、地官、水官三尊神像。按民间传说,这三位大官人掌管着天、地、水之大权,关系到百姓苍生疾苦、生存大计,所以备受民间百姓崇拜,历代香火极盛。李商隐也曾应景题下了“蓬岛明霞阆苑钟,三官笺奏附金龙”的传世诗句。

“王格庄,东西长,一条大街穿中央;东边盖房山脚下,西面建屋公路旁。”一段通俗的民谣,形象地刻画出王格庄的村形轮廓。王格庄依山靠泊,东南丘陵起伏,山脉相连。村东有一条河,俗称东河。东河两侧,山峰相连,绵延起伏,东头的地名古称“东口子”。翻过东口子山脊,东麓还有王格庄的土地,村民称其为“东流水”。自东口子顺东河西下,北面山脉逶迤,依次是大东山、小东山、河北坡。南面沟谷连绵,依次有大客套、车家沟、又顶坡、河南坡。再往西是潘家沟,潘家沟西坡叫大龙台,大龙台山顶叫牛栏顶。过去山頂上有座庙,至今庙基尚存。再往西是槐树沟,槐树沟和银子沟的两股山水汇入东北沟。王格庄村南的山脉下,有一条沟谷叫“大洼子”,谷底有一泉眼,长年流水不断,水质清冽甘甜。大洼子的山水由南向北,汇入渤海……这些看似寻常的沟壑坡塘、山野地名,却见证了王格庄古老山村的历史形态,蕴含了村庄的原始风貌,折射了原汁原味的乡土风情。

过去,王格庄村民用水比较困难,天旱时,连吃水都成问题。西疃的村民到大洼子泉眼挑水,东疃的村民到潘家井挑水,一到干旱之年,经常井干水断。当时,民间又出了个顺口溜:“井也深,河又远,轱辘把,打瞎眼,有女不嫁王庄疃(指王格庄)。”诙谐的话语,揭示了当年村里严重缺水的窘况。1985年,村里投资8万元,村两委带领村民,自力更生,打了一口100多米深的大口井,村民家家通上了自来水,结束了王格庄村缺水的历史。

早在1928年,蓬莱当地倡导新文化,废旧制办新学。王格庄东、西两疃率先响应,争先恐后,办学热情特别高涨。西疃的王秀才首先办起了私塾;东疃的王先生则通过县里领导的支持,率先创办了新式学堂,并得到了当时县长的亲手题匾,一度引领了蓬莱西乡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当时,村里的学校建在“三官庙”之南,后来将“三官庙”也扩展为学校的一部分。学校初名“启明”,新中国成立后改为王格庄小学,后来发展为王格庄完小。2000年由于学生人数减少,王格庄完小调整合并到北王绪小学。但村庄的文化教育事业,在蓬莱乡村一直遥遥领先。因此,村里始终学风浓郁,人才辈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村里的硕士生、博士生、留学生源源不断。

农业合作化以后,王格庄村民在整地时发掘了不少古墓。2007年,村北的砖厂挖土时,挖出了两座古代的蜃皮墓葬。据专家初步考证,认为属汉代的墓葬特征。2008年在村南修建新206国道时,在路基旁又发掘出两座古老的竖式墓穴,并出土了两件陪葬的陶罐等器物。此处墓穴别有创意,其以泥洞竖穴为墓,不加砖砌,墓穴顶部留了两个气眼,疑似作为标记。这些奇特的古老墓葬,是古人在此繁衍生息的历史印迹,为后世留下了传统文化的沉香古韵。

作者注:

王格庄村受访人:王室元、王同宽、王新福、王室云、王明荣、王晓云等。

往事如昨

种牛痘

潘云强

小时候,我种过四次牛痘。新中国成立前夕,父母在大连摆菜摊养家糊口,每天他们天不亮就要去干活。牛痘每年只种一次,而且都是在春季。那年开春,要种牛痘了,担心过了这村没这店的父母,就出摊了,他们抱着几个月大的我,半夜就去排队。妈妈说,种上牛痘后,我除了开始那几天出现过低烧、接种处化脓时有些发痒外,并无其他不适。

作为疾病的天花现在早已被消灭了。如今的孩子,恐怕没几个人知道何为天花、何为牛痘了。但在半个世纪前,此病还在人群中肆虐。天花是一种由痘病毒引起的烈性传染病,感染初期几乎无症状,可一旦发作起来便会引起高烧、寒战、乏力等一系列症状,之后整个身体都会生斑丘疹。随着斑丘疹溃烂化脓、结痂,全身包括面部都会留下花状疤痕,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将此病称为天花的原因。但这部分人还是幸运的,可怕的是差不多有三分之一遭受感染的人,最终在病毒面前丢了性命。也许由于当时技术条件所限,牛痘疫苗并不是注射,而是用含有牛痘的针头,在胳膊上刺划出井字,通过伤口使疫苗渗进体内。据母亲讲,我是用事先涂抹过牛痘的小刀“犁”(烟台土话,意思为割),从这波操作上看,还真有点“种”的意思。

我们住的那条街道位于大连市中心,有不少外国人盖的小楼,我家住在一栋二层的日式木质小楼里。虽名为别墅,但内部脏乱破败,住的大多是贫穷百姓,一栋楼往往一二十户,十分拥挤。我有三个年幼的姐姐,光我们家就有四个孩子,更别说整座楼、整条街道能有多少孩子了。我三岁那年,刚过完春节不久,离我们楼不远的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得天花死了。据母亲说,小女孩刚一断气,便被穷得连棺材也买不起的爹妈用一条破炕席卷巴卷巴埋到了乱葬岗子。过不多久,几天前还与我们一起玩的二楼一个叫胖墩的小子也传染上了,病得很厉害,尖厉的嚎叫声时常传到我们耳朵里。百姓人心惶惶,谈天花色变。母亲生怕她的孩子们传染上,出摊时,便将我们几个人锁在家里,不让出门。后来,碰上了种牛

痘,母亲又领我们几个去种了一遍。

我四岁时,父母带我们回到栖霞老家。应该讲,接种牛痘后,天花病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较大遏制,但依然没有去根。相比城市,农村人无论在居住环境及卫生意识上,都要更差一些。而且农村还有不少人是老脑筋,对种牛痘怀疑或抗拒心理,他们说牛痘是牲畜身上的东西,弄到人身上怎么能行?这些人有病有灾宁愿去庙里烧香拜佛,甚至请巫婆作法,也不肯去医院医治或接种疫苗。俺村至少有七八个得了天花,变成麻子脸的人。其中就包括我的一个远房叔叔。他人本来长得很好看,就是因为感染了天花,一张脸变得坑坑洼洼,没有女孩愿嫁。而得过天花的女人,相亲时更是低人一等,类似情况在其他村也比比皆是。当村子号召种牛痘,我因早就体会过小刀“犁”的滋味,远不是母亲说得被蚂蚁咬了一口那么轻松,怕痛本不想去,但目睹了天花病种种惨状的母亲一个劲地坚持,亲自把我“押送”了过去。在我内心里,很长时间有一幅挥之不去的画面:因常年劳作,面目清秀的母亲身上总落满灰尘,脸庞黝黑而憔悴,唯独见到孩子们时,她那瞬间爆发出的温柔与欣喜,让孩子们切实感受到那份可以穿透任何阴霾的伟大母爱。

也许是我体内早就有了抗体,第三次种上没多久,伤口就结痂了,几乎没有多久反应。

1958年,我转到烟台养正小学读四年级。在这里,我多次听老师讲牛痘及其他传染病对人的危害。那时,报纸上经常报道搞爱国卫生运动、预防传染病的新闻与消息。有一年过年,妈妈曾买过一幅年画:那上面有个女大夫,手拿注射器,后面有五六个排着队、笑逐颜开地等着种牛痘的小朋友。后来,我又随全校师生种了第四次牛痘,并打了一针预防脑膜炎及肺结核的卡介苗。

我的四针牛痘全部种在右胳膊上,至今上面仍留有四排四个排列整齐的圆而浅的疤痕;卡介苗则是打在左胳膊上,疤痕也是圆而浅,只不过比牛痘小——这些都是我生命的印记。